



再用诗人艾略特的诗句说一遍,10年前那个时候,我“有过经验,但未抓住意义”。现在我抓住意义了吗?

我们在前面谈论到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要求在一个平衡的范围里,而不要走极端。例如按照力度的变化并不是非常慢或者非常快,而是在它们之间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按照连音的法则,在短断音与最连音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细微变化,同样我们在节奏的标记里,可以看到从来也不存在一个“全有或者全无”。所以,一切是为了一部艺术作品的“最终意义”;我们也许离最终的认识很远或者很接近,但是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来到这一点上,站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我达到的这一点是空前绝后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大师级演奏永远是天才的,超越我们用自己心灵和智慧所做的最大努力而达到的东西。由于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我们只好说成是心灵的范畴。

## 十二、“无为”

要达到并接触到那个存在的水平和艺术,我们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无为”。

这看起来是一件确实很难的事情,难得正如圣经里耶稣的戒命说的一样:“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或者我们要变成一个小孩,才能进入天国。”

今年我将要第4次到中国去演奏和教学,我非常愿意去中国,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感激之情,由于中国古代老子的《道德经》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

巨大影响,我从中也受益匪浅。

道家思想对我最基本的教诲,并且我把它视为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无为”。这也正如禅宗里所概括的:“静坐无为,而春天自来,草木自生。”

我们必须要让音乐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但实际上是通过钢琴演奏者这个中间人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要让演奏者自我的东西妨碍真正音乐的表达。只有当演奏者设法从他的图像里走出来时;只有当演奏者和音乐融为一体时;也只有“时钟时间”——即时间之前和时间之后——变形成为一个永恒的时间时;只有当我们不再想到一段音乐从一个确定的时间开始,在一个确定为大约20分钟后结束时;并且,我们必须像莫扎特令人钦佩的表述那样:作曲时(甚至是大型交响乐作品)在我们的脑海里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时间,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存在体。

我曾经听过一位音乐评论家讲过这么一句话:“演奏家在演奏时看起来像是把整个音乐吞下去”。(而不是一段一段的演奏。)

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到过,在希腊语中,Aioon的意思是指一个整体一次性构成的时间,而不包含几个连续性的时间单元,Aioon即是指永恒的时间。只有当我们进入到远离形式与无形式的对立面;远离有声世界和无声世界的地方;进入到音乐的最高点,——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最理想的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它:来到的是一个无声的世界,毋宁说是一个有声和无声合二为一的世界。

只有在寂静中,我们才能接触到什么是真实。也就是说,真正的音

乐不是来自有声的世界而是来自空灵。中国古代的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曾经写到:“空无”为“万物之母”(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同样如此描写过世界的现象为世界的阴影)。

也许理解真正的艺术,首先是我们要瞄准我们内心里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如禅宗箭艺大师肯佐·爱娃(Kenzo Awa)说过的这么一句话:“射箭的靶在我们内心,而不是在外面,射靶需在内心射。”只有对准内心的目标,我们才能越来越丧失内心的自我,而只有这样真正的艺术才能被创造出来。

这里,我想你们都会同意,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让我再引用诗人T.S.艾略特的诗句:

“但去理解  
那非时间性的  
与时间的交叉点,  
那是一个圣贤的职责——  
也不是什么职责,  
只是一些给予的  
并接受的东西,  
在爱情、热忱、  
无私和自我  
牺牲中的一生的死亡。”

或者正如中国的老子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译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